

渴望生活,也渴望风流

——读欧文·斯通《渴望风流》

■牧蘭城



《渴望风流》
[美]欧文·斯通著
刘 绯 褚律元译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毕沙罗的妻子是伟大的,她的一生一边毫无怨言地承受着来自婆婆的挑剔和偏见,一边心甘情愿地陪在毕沙罗这个狂热的艺术家身边,陪他度过无数个艰难时刻,荣辱与共。

毕沙罗最重要的一场战争,是与沙龙的对抗、与权威的对抗。1874年,他的好友莫奈向他提议,与其受制于保守顽固的沙龙,不如自我解放,搞一个巴提纽尔独立派的画展。这与总是被沙龙拒之门外的毕沙罗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于是,他们这群人开始了一场

轰轰烈烈的革命,呼朋引伴,着手创办一个无名艺术家协会。

有人赞同,就有人反对。爱德华·马奈和吉耶梅就送来了嘲笑和暗讽。但协会声势依然浩大,莫奈、西斯莱、德加、雷诺阿、塞尚、布丹……这群为艺术献身的人,拥有着如他们画作一般旺盛而炙热的生命力,他们殚精竭虑地追求新的光影效果、新的绘画笔触,真诚地寻找美与现实的结合,他们逆势而往,旌旗猎猎,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征程。

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,几次展览都失败了,还招致恶劣的抨击和谩骂。尽管如此,他们仍燃烧赤忱,为艺术史上一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的名称——“印象派”而举杯庆祝。

欧文·斯通毫不吝啬于对这群艺术家之间惺惺相惜的描绘。毕沙罗是个热情好客的主人,他经常邀请一些好友同他一起作画,即使在普法战争时期他们饱受赤贫困扰之际,这种志同道合的友谊也依然深厚,他们丝毫不曾掩饰对彼此的崇敬与赞美。保罗·塞尚曾对朱莉说:“如果说我有过什么恩师的话,那就是卡米尔·毕沙罗。他是我心中的圣人。”

在整篇史诗剧中,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远无法抹去,他就是丢

朗·吕厄——所有艺术家的伯乐和“经纪”人。是他,这个不同寻常的画商,发掘了莫奈、毕沙罗、西斯莱、德加、雷阿诺等后来举世闻名的艺术家,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巴黎和伦敦,推向美国,与此同时也解决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燃眉之急。据统计,他所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多达五千幅以上。他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,当莫奈沮丧到想要毁灭自己的画作时,他鼓励他:“不要绝望,我相信你,继续下去吧,我们一定会找到市场。”

我们无从判断他到底是一个艺术家的救赎者,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,但我们庆幸,有这样一位画商为这世界保留了天才的画卷。正如莫奈生前最后一刻所说:“我们所有的印象派画家,如果没有丢朗·吕厄,早就饿死了。”

书的结尾,年届古稀的毕沙罗走进1900年“伟大世纪博览会”的大厅,回想起1855年的万国博览会,那时的自己,是一个双眼澄澈、赤手空拳的二十五岁青年,站在从全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像银河系那样浩繁的绘画面前,惊慌失措,如同被雷电击中,一股颤栗感蔓延全身。如今,他目光淡定,超然回望过去的一幕幕,为能成为其中的一员,不知走了多少路。但就像他所说:“如果我必须重新来一遍,我还是要走这条路……”

《爱乐之城》中米娅对塞巴斯蒂安说:“人们会因为你的音乐热情而来,人们喜欢见到充满激情的人,他们会记起遗忘的东西。”感谢这本书带给我们关于艺术家的苦难与辉煌,以及他们给予我们的疯子般的激情。

当偶像降落在你面前

——读安·兰德《理想》

■夏学杰

贡达与公司白领佩金斯有这样一段对话:

佩金斯:“事实上我是个很快乐的人——就表面来看。可是在我的灵魂中,却有一种我从未有过的生活,一种从未有人有过的生活,但我却希望过上那样的生活。”

贡达:“既然你意识到了,为什么不去过那样的生活呢?”

佩金斯:“谁过上了那样的生活呢?谁能过上呢?谁曾经有过……有过机会可以过上那样的‘最好’的生活呢?我们都在妥协,我们总是止步于‘次好’的生活,就是这样。但是……我们内心的神,它知道另一种生活……‘最好’的生活……可是这种生活从未实实在在地到来过。”

贡达:“那么……如果它到来了呢?”
佩金斯:“我们会抓住它……因为我们的内心都有那个神。”

结果呢?声称甘愿为贡达献出全部生命的佩金斯,还是不舍得放弃自己眼前的拥有。

以画凯伊·贡达为生的画家朗格力说:“面对凯伊·贡达,我们只能称颂,她遥不可及。我们只能不懈前行,但是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终点;我们只能尝试,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达到我们的梦想。这就是人生悲剧,但是我们以绝望为荣。”即便理想

触手可及,人们有时也不愿意去抓住,人们习惯了平庸,不愿意为理想而冒险,不愿意为理想而放弃既得利益。

兰德说:“我相信——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——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,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。这等同于让生活与理想背道而驰,或者说把理想剔除出了生活。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,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,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。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。对于他们而言——他们的理想,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——常常二者皆是。”

我想起兰德在小说《源泉》中提出的“二手货”概念:“他想要的不是伟大,而是被人认为伟大。他原本并不想搞建筑,他只是想被人称作建筑师,让人羡慕。他借鉴别人的东西,因为他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。他所放弃和背叛的是他的自我。”这种人就是兰德所说的“二手货”。背叛了自己的理想,还自我感觉良好,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可悲的模式中。

眼下,人们的价值观从单一走向多元,人们似乎都在彰显着个性,都在觉醒



《理想》
[美]安·兰德著
郑齐 张林译
重庆出版社出版

着自我。只是,一片喧闹的背后,是掩盖不了的内涵以及理性的匮乏。高举个性者,他们真的有个性吗?标榜自我者,他们真的有自我吗?木心说:没有自我的人,都自我感觉良好。

兰德在《浪漫主义宣言》一书中写道:“利他主义留下的最无人性的遗产就是人们习得的无私:人,情愿接受未知的自我,忽视、逃避、抑制个人(也就是非社会)的灵魂需求,对于最重要的事情却最漠不关心。这就等同于让最深层的价值观堕入主观意识的万丈深渊,让生命在无尽的内疚中荒芜。”当下就是,物质在不断丰富,而人之精神却愈发走向荒芜,精神愈发被物质所奴役。

你是她的超级粉丝,你不停地给她写信,声称:“如果有一天,奇迹降临,你进入我的生活。我会放弃一切跟你在一起,献出我的全部生命。”当偶像真的降落在你面前时,你会坚守你的信念吗?安·兰德的小说《理想》大致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安·兰德系俄裔美国作家、哲学家,以其小说和哲学著作闻名于世,代表作有《源泉》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等。兰德推崇理性,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。她在小说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的附录中说:“我的哲学,在本质上,是将人类当成英雄一般,以他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道德目的,以他高尚的行为达成建设性的目标,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绝对原则。”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学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风靡美国,影响了几代美国人,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。

1934年,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《理想》,第一个版本是小说,因为对其不够满意,她只进行了小幅修改;随后,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舞台剧。虽说兰德在生前没有出版《理想》的小说版,但她还是将其打印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办公室。

在小说中,凯伊·贡达是著名影星,因为牵扯到一桩谋杀案,她走进那些给她写过信的粉丝家中寻求庇护。这是一种中国人常用的试探手法,比如故事里神仙常扮成穷酸样来刺探凡人的人是否善良诚实。这些超级粉丝来自不同层次,有公司副经理、画家、修士、老人和失业者。天下掉下个林妹妹,让这些超级粉丝们措手不及,又原形毕露。这是一部哲理小说,兰德用其一贯的手法——不太引人入胜的故事诠释她的思考。